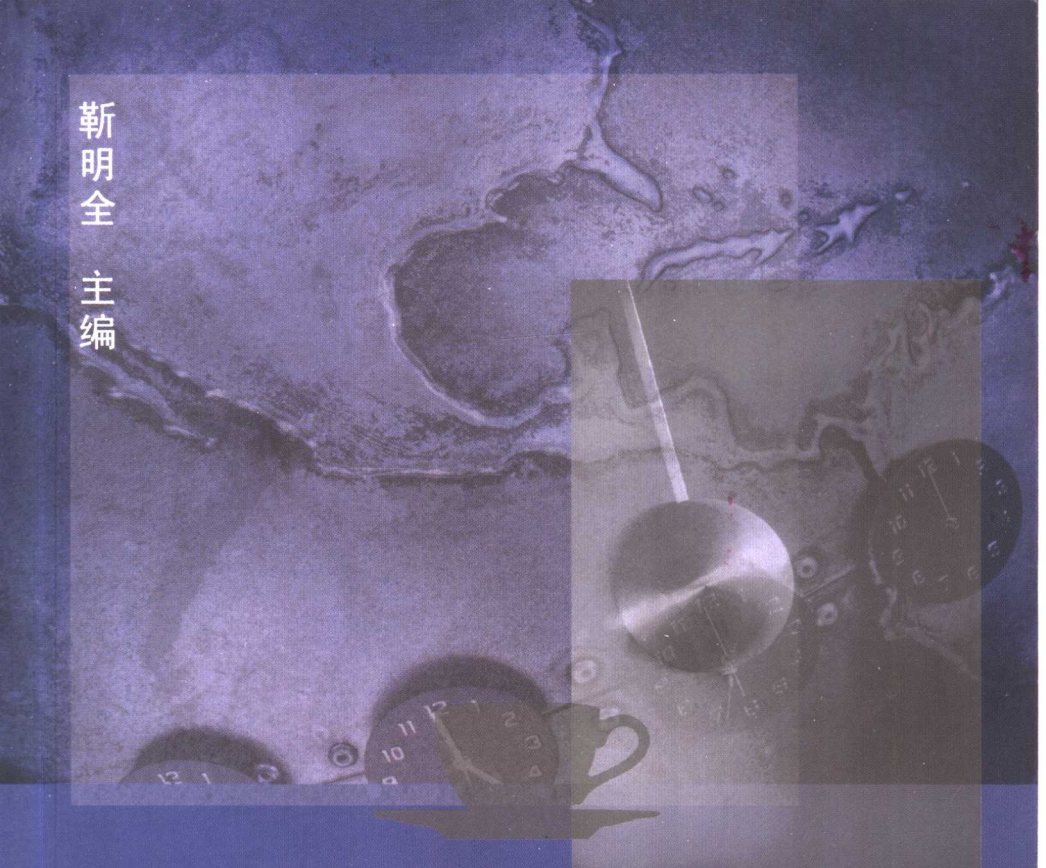


靳明全
主编



区域文化 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 编 靳明全
副主编 郝明工 王于飞

区域文化 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文化与文学/靳明全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5

ISBN 7-5004-3885-0

I. 区… II. 靳… III. ①区域—文化学②区域—文学学 IV. 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915 号

责任编辑 刘三华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87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们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形地貌千差万别；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活风尚复杂多样，因此，自古以来就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代不乏人。但是，把它作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提出来，并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则是近年间的事。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来讲，是某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对一个具体国家来讲，则是一个个形态各异的地域文化和地域文学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地球村”的呼声越来越高，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力图在文化上也取得全球的主宰地位。经济上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会不会成为一种弱势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攻势面前失去抵抗力，并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就成为人们十分焦虑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学者适时地提出来，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我们必须坚持文化上的自主性与多样性，保持自己民族的尊严和特点。我们当然也知道，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过程，它除了技术与经济的激烈竞争外，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竞争，全球化的趋势必将对各国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地域文化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在竞争中就会显得被动，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最终就会在西方的所谓“文化趋同”的大潮中被淹没。因此，我们

要高度重视自己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建设问题，一方面要放开眼光，大胆地、积极地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养分，在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中保持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则要对本土文化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要对本土文化文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自尊的态度和自强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自己应有的地位。在国内，我们更要充分发挥各区域文化与文学的优势，创造出璀璨夺目而又统一的中华文化和文学。

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是中国人文学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积极思考，显示了一代学人的热忱和良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期待着区域文化和区域文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王保生

2002 年 11 月

目 录

序言	王保生(1)
----------	--------

上 篇

香港小说的可读性与局限性	袁良骏(1)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四川当代文学	樊 星(10)
峥嵘重庆	

——论巴渝文化与文学的现代理想	吕进 梁笑梅(25)
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的战时性特征	靳明全(31)
小说《红岩》与文化“红岩”	李 丽(41)
论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特征	李文平(47)
岑参西域诗豪放风格探微	陈 忻(58)
明末东林复社的一个侧影	王于飞(65)
藏戏艺术与藏传佛教	

——论藏戏的地域文化特征	谢真元(80)
论三峡神话传说鲜明的地域色彩	易小松(93)
杜甫的三峡诗及其影响	鲜于煌(96)
试论酆都鬼城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邓阿宁(110)

畅想西部文学	彭斯远(120)
民族文化素质的开掘	
——贵州作家何士光小说形象论	宋嘉扬(129)
战争、城市、女人	
——二战沦陷时期上海女性创作片论	杨小青(136)
从汪曾祺的创作看地域文化影响的不变与变	张家恕(146)

下 篇

全球一体化中的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	李敬敏(154)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王本朝(165)
文化个性与“类本质”生成	
——对区域文化与文学问题的生态学思考	曾永成(169)
区域文化与文学关系断想	徐明德(180)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文化与文学	杨星映(188)
区域文学	
——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周晓风(196)
试论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及其类型	郝明工(210)
边界的消失	赵新林(224)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区域性呈现	陈祖君(229)
后记	(234)

香港小说的可读性与局限性

一、香港小说的可读性

在“反小说派”的小说家、理论家看来，提出小说的可读性问题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因为在他们那里，小说可以没有人物，没有故事，而只是一种思想、意念、情绪等等的自由流动，它本身就是深奥的、不可捉摸的，怎样可以用“可读性”之类的世俗概念来衡量、要求它呢？是的，对于这样的小说家或理论家，我们只能敬而远之。他们写的或要求的小说，压根儿就不是让人看的，只有他们自己的三五知己也许才能心有灵犀。对于这样的小说，人们怎敢寓目？千百年来，读小说历来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享受，所以人们才看起来津津有味，不忍释手，即使戏剧、电影、电视剧等综合艺术盛行后，仍不能取代小说的位置。假如把这种艺术享受变成痛苦，变成一种愁眉苦脸的“瞎猜”，那还有什么意趣？这样的“反小说”，香港并非没有，不过市场不大；总体说来，香港小说的可读性还是较大的，这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香港通俗小说比较流行，武侠、言情、科幻、侦破、推理、城市奇情等在整个小说世界占了压倒多数。而这些小说，讲究的就是情节曲折生动，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比如金庸先生

的武侠小说，就充分发挥了这种情节优势，不仅征服了港岛读者，而且风靡整个华人世界。有人统计，在世界华人中，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不下两亿。上自邓小平、蒋经国等政要，华罗庚、杨振宁等大科学家；下至很多平民百姓、中小学生，无不是金庸的热心读者。有的学者称此为“奇异的阅读现象”。这种现象，在梁羽生、古龙（台）、温瑞安等另外一些武侠小说那里，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

在这方面，言情小说也不遑多让。亦舒、李碧华、严沁、蒋艺、岑凯伦、梁凤仪、西茜凰、钟晓阳、张小娴等的作品也都有广阔的阅读市场。内地有位作者竟然冒名顶替岑凯伦，足见这种言情小说的“吃香程度”。

香港的科幻小说也很发达，写得最多的是倪匡（卫斯理）。其小说之神出鬼没，绝不在金庸武侠小说之下。科幻新秀宇无名（麦继安）作品数目虽无法与倪匡相比，但创作势头足可与前驱媲美。

在通俗小说中足可与武侠、科幻鼎足而立的，是以林荫、吴敬子、沈西城等为代表的城市奇情小说。这些小说与前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它执著人间，不飞檐走壁，不上天入地，而是一笔一画地写人世悲欢，从中，你更可以感受到香港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绚烂多彩。它们和亦舒等的言情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绝不限于“三角”“四角”，卿卿我我，缠绵悱恻，它们的社会生活面要广阔得多，它们往往具有更加惊心动魄的效果。

香港不仅通俗小说好看，人们常说的“严肃小说”、“纯文艺小说”也是很好看的。像许地山写于香港的《玉官》和《铁鱼的鳃》，像萧红写于香港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像吕伦的《穷巷》，像黄谷柳的《虾球传》，像刘以鬯的《酒徒》，像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像海辛的《塘西三代名花》，像南宫搏的《押不芦花》，像齐桓的《凿空三万里》，像高旅的《杜秋娘》，像项庄的《成吉思汗》，像徐訏的《盲恋》，像徐速的《星星·月亮·太

阳》……都是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它们的一个重要共同点便是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内地“文革”后，陶然、白洛、温绍贤、颜纯钩、巴桐、陈娟、王璞等陆续抵港，形成了“新移民作家群”，他们的小说也大都具有较为生动的情节和较强的可读性。

第二，香港小说大都贯穿着一条人道主义红线，同情弱者，同情下层人民，容易唤起广大读者的爱心。早在香港小说的萌芽期，像带有明星鸳鸯蝴蝶派色彩的《毛羽》（黄昆仑）、《碎蕊》（黄天石），像《英华青年》上的《悔》（沈锡瑚），《伴侣》上的《春三与秋九》（盈女士）、《春之晚》（稚子），《铁马》上的《炉边》（侣伦）、《换票》（黄谷柳），这些作品的人道主义倾向都十分明显，也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这构成了香港小说的一个重要传统。诚然，人道主义并非香港小说所专有，而是世界进步文学的一大共同特色。但它们构成了香港小说可读性强的一大重要因素，还是不能不着重指出。

第三，很多香港小说既是都市文学，又是乡土文学，兼具二者之长，从而大大增强了香港小说的可读性。

从1841年英人割据香港之后，这个渔村小岛便开始了它的都市化、口岸化的过程。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它的中环、湾仔、铜罗湾等繁华地段，已和同时的“东方巴黎”上海无甚差异。反映在文学上，其都市性便极其明显，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电影院、跳舞场、咖啡座，几乎是作者专用的一些背景”（叶灵凤评香港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谢晨光《胜利的悲哀》语）。除了这种都市生活、都市心态之外，香港小说从一开始便有一种突破传统羁绊的现代技巧。比如写于1928年的《夜》（平可），通篇都是女主角静候情人来临时的意识流，这在当时的世界小说中，应该说也是比较“前卫”的。香港小说的这些都市性特征，不断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这些特征已经伴随着香港的高度现代化、国际化而有了许多新的表现。

但是，与别的都市文学大为不同的是，在香港小说的都市性中，一直紧紧纠结着它的“乡土性”。可以说，不少香港小说既是都市文学，又是乡土文学。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小说中竟然未能出现像矛盾《子夜》中的吴荪甫、赵伯韬一类的工商业巨子形象。八十年代之后，这样的人物才在香港小说中大量涌现了。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似乎并不是一个豪华的国际大都会，而更像一个充满了饥饿和困苦的穷街陋巷。五十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的香港小说家侣伦，他的代表作《穷巷》，在南洋出版时，易名《都市曲》，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巧合。乡土性并不仅仅是“穷”，但中国文学（包括香港文学）的乡土性的确和穷困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所以如此，也只能从香港社会的特殊性质去找原因。如前所说，至本世纪三十年代，香港已经拥有了几大闹市，其繁华程度甚至不亚于上海，从而使它成为英皇冠上的“东方之珠”。然而，很可惜，在几大闹市之前，还是相当的贫困落后。加上后来割据的九龙和新界，更有了广大的穷乡僻壤，农业人口也占了整个人口的60%以上。即使加上后来的尖沙咀，工商业者的比例还是占绝对劣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香港小说乃至整个香港文学怎么可能不染上浓郁的乡土色彩？其都市性怎么可能不紧紧纠结着它的乡土性？

香港小说的这种乡土性，几乎贯穿在每个时期的小说创作之中。侣伦、黄谷柳之后，著名乡土小说家即有舒巷城、夏易、海辛、金依、艺莎等。他们的有些小说，如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鲤鱼门的雾》、海辛的《西瓜熟了的时候》、《大草蜢还乡》、艺莎的《山村的故事》等，简直是严格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近年来，海辛的《最后的古俗迎亲》、《望妻石》等作品，又为香港小说的乡土情涂上了新的浓郁的一笔。在去年刚刚改版的《香港文学》第一期上，刊登了青年作家、诗人王良和的短篇小说

《鱼咒》，更是世纪之交香港小说都市性与乡土性相渗透、相融合的最新尝试了。

第四，形式、风格多样，流派纷呈，也大大增强了香港小说的可读性。如果我们对香港小说进行一些综合考察，则不难发现，它至少已经具备了如下九种风格流派：

1. 写实派，即现实主义派。坚持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原则，准确地观察生活，生动地描写生活，细致地刻画人物，努力反映人生百态，努力绘制社会画卷，除侣伦、黄谷柳、舒巷城、海辛等老一代“乡土作家”外，以陶然、颜纯铭、白洛、温绍贤、巴桐、陈娟、汉闻、王璞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王敬义、施叔青等来自台湾的作家，基本上亦属此派。

2. 浪漫派，即理想派。立足现实而不拘泥现实，喜欢驰骋想象，“心骛八极，精游万仞”，构筑“心灵现实”、“映像现实”。内地来港的“二徐”（徐訏、徐速）可为代表。徐訏三四十年代的成名作《鬼恋》、《风萧萧》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抵港后的《彼岸》、《江湖行》、《鸟叫》、《笔名》、《炉火》、《传统》等亦皆属浪漫主义作品。徐速的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以及《樱子姑娘》、《疑团》、《猴戏》、《杀妻记》、《传令兵》、《浪淘沙》等亦属此类。

“文学研究会”十二个发起人之一的许地山，其小说一直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抵港后虽只留下两篇小说（《铁鱼的鳃》和《玉官》），但浪漫主义风采依旧。特别《铁鱼的鳃》，简直是“科幻”化作品，无论是“铁鱼的鳃”（即潜艇救生艇）的构想还是主人公“憨雷”（兵器专家）的塑造，其浪漫主义色彩皆十分明显。

以南宫搏、齐桓、高旅、项庄等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小说，如《押不芦花》、《凿空三万里》、《杜秋娘》、《成吉思汗》等，也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新一代作家中，李碧华亦有较浓郁的浪

漫主义色彩。

3. 现代派。上世纪五十年代中，以《文艺新潮》的创办为标志，现代派崛起于香港，刘以鬯、李维陵、芦因、昆南、西西、也斯、辛其氏等为其代表作家。《酒徒》、《荆棘集》、《佩枪的基督》、《地之子》、《我城》、《剪纸》、《红格子酒铺》等即为香港文坛的第一批现代派作品。近年崛起的黄碧云、董启章、罗贵祥、余非等则是现代派新秀。现代派强调开掘“内宇宙”，即充分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用“心理独白”、“意识流”、“时空交错”、“意象”、“象征”等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心理、性心理、变态心理、变态性心理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卓有贡献，产生了不少名作和大师。香港现代派起步较晚，如何为现代派这个“百年老店”增光溢彩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4. 新武侠小说派。从创作方法上说，武侠小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派。但由于武侠小说作品缺乏现实生活基础，不符合现实生活逻辑，多为向壁虚构，天马行空，刀光剑影，血染江湖，介于浪漫主义与“荒诞主义”之间，比较独特，只能单独立派。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它们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声、光、化、电），也努力学习运用了纯文学的写作技巧，有别于旧武侠小说，故称新武侠小说派。香港撰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很多，像倪匡、沈西城、吴敬子、吴羊璧等皆有所作，但成就及影响皆不如金庸、梁羽生。后起的古龙、温瑞安则又有新发展。由香港移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冯湘湘，则在异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

5. 新言情小说派。即新鸳鸯蝴蝶派，作品多写三角、四角、多角恋爱，缠绵悱恻，卿卿我我。代表作家为亦舒、严沁、庄芸、岑凯伦、梁凤仪、西茜凰、张小嫻等。在这些言情小说家中，梁凤仪努力用言情套路写商场风云，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尝试。

6. 科幻小说派。顾名思义，乃以小说形式写科学幻想，在世界文学中亦有百年历史。中国文学史上的《封神演义》等，可谓“不自觉状态的科幻小说（夹杂很多封建观念之下的仙魔鬼怪）。香港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为倪匡（卫斯理），作品不下百部，其想象之丰富、奇特、诡谲，较金庸之武侠似尤过之。

香港科幻作家之多亦不亚于武侠，较为突出的有宇无名（麦继安）等。洛枫、周蜜蜜等女作家也写了大量科幻小说。

7. 都市奇情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岛即盛行“社会传奇”小说，代表作家有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冰）、平可（岑卓云）等。它们其实是鸳鸯蝴蝶派中的“社会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但“社会人情”小说根本不应划入鸳鸯蝴蝶派，港岛的这些“社会传奇”小说也不应归入“新言情派”，而应独立为“都市奇情派”。此派在港岛亦人多势众，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故不为人所重。七八十年代以来，林荫、吴敬子、沈西域等作品日多，已渐见重于文坛。特别是林荫的《九龙城寨烟云》等作品，深得文坛好评。

8. 侦破、推理、猎奇派。在港岛亦深具传统，但往往和“黑幕小说”纠缠不清，成就不大。

9. 魔幻派。中国古代即有《西游记》、《封神榜》等魔幻小说，明清小说中，也有《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大量鬼狐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拉美流行“魔幻现实主义”，产生巨著《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等。香港的魔幻小说直接受拉美作家影响，西西的《我城》、《飞毯》、也斯的《剪纸》、《李大婶的袋表》等便是较早出现的带有魔幻色彩的作品。由于科幻作品的发达，魔幻作品反而受到削弱，一时没有出现影响较大的作品。香港回归前（1996）问世的《狂城乱马》（心猿）可视为不可多得的一部。

第五，语言生动流畅。无论香港的通俗小说还是“纯文学”小说，语言大都生动流畅，晦涩难读的极少，容易收到雅俗共赏

的效果。

二、香港小说的局限性

香港小说在可读性强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通病”，这就形成了香港小说的局限性。

第一，内容往往单薄，思想含量显得不足，缺乏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香港文坛至今尚未出现力重千钧、垂范千古的史诗性伟大作品。在这方面，侣伦、黄谷柳、刘以鬯、徐訏、徐速、舒巷城等文坛前辈做了很大努力，也留下了一些杰出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如生活贫困、政治干扰、过早去世、市场畸形等），他们或功亏一篑，或赍志以殁，他们的文学抱负未得充分施展。以昆南、西西、也斯等为代表的现代派，十分熟悉香港的历史沧桑，最有资格承上启下，写出让人们交口称赞的鸿篇巨制，目前尚需努力。以陶然、颜纯铭等为代表的“新移民派”作家，可以融会内地和香港两种各自不同的创作模式，创作潜力颇大。但他们对百年港岛的认知程度毕竟不如那些本土作家。施叔青、庄芸、李碧华、钟晓阳、梁凤仪等女作家也有各自的创作优势，也创作了一些杰出作品，但女性作家人过半百之后往往创作力衰退，这不能不让人们担心她们也难以幸免。总之，香港文坛已经具备了产生史诗性伟大作品的历史契机，人们寄望于香港作家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二，玩弄技巧，任意编造，仰仗误会，制造巧合，以词言意，耍小聪明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在通俗小说中，可谓触目皆是。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倪匡的科幻小说，在宏大的视野、瑰丽的想象中，总包含着许多云山雾罩的成分，缺乏节制，甚至搜奇抉怪，制造恐怖，使作品失去回味，失去美感。“戏不够，神仙鬼怪凑”，几乎成了他们的致命伤。

第三，低级趣味比较严重，甚至不乏黄色下流的劣质赝品。香港电影院可以放“三级片”，香港小说也有一个“三级片市场”。这个市场之所以能够存活，关键是它满足了一些品位不高的市民群众的阅读需求，短时间是难以取消的。然而，如何防止这个“三级片市场”对一二级市场的腐蚀和侵袭？成了摆在严肃的香港作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刘以鬯先生多次自责，为了糊口，为了畅销，他也曾炮制过一些文学“水货”，文学“垃圾”。难道这样做过的只有刘以鬯先生吗？当然绝对不是。与“三级片”文学争夺市场逐渐净化香港的文学市场，这已经成了香港文坛刻不容缓的历史课题。

第四，有个别现代派作品，或空洞无物，内容稀薄；或晦涩难懂，故弄玄虚；或陷入凶杀、乱伦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如前所述，现代派文学已是百年老店，不再是什么新货色，如何推陈出新，另铸佳作？这是摆在一切现代派作家面前的神圣使命。而某些香港现代派作家尚无此认识，他们相当盲目地从形式上、从技巧上学习西方现代派作家，甚至津津有味地蹈袭西方现代派作家的败笔。可以断言，这样的现代派作家作品，如不改弦易辙，是不会有出息的。

地域文化视野中的四川当代文学

巴蜀的文化景观

巴蜀之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古便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史书上记载着这样的话：“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荡佚。”因为物产富饶而“少愁苦”，而“习尚淳良”，而乐天放达，而“精敏轻疾”，而“轻易荡佚”^①——于是，有了醇美的川酒、美味的川菜、幽默的谐剧、热闹的“龙门阵”，有了在中国文化史上风味独具、风情独特的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哺育了“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他们，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永远焕发着令人神往的人格魅力：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豪迈洒脱、不拘一格。直到现代，我们还可以从“狂飙突进”的青年郭沫若身上，感受到炽烈的诗情、奔放的才华；从激情似火的巴金身上，感受到无比的真诚、无比的泼辣。

我觉得，浪漫的激情，奇崛的才情，是巴蜀文人的本色，正

^① 胡朴安编：《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七，上海书店1986年复印本，第53—54页。